

卷之五

卷之五

精選東萊先生博議句解卷之七

晉殺其世子申生

三州
南氏
珍

莊公二十二年晉桓莊之族偏執公患之土為
 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凡一為與羣公子謀諸
 高子而夫之一十四年一為又與羣公子謀諸
 氏之二十五年晉士為使羣公子殺游氏之
 族乃城聚而外之冬晉侯圍聚殺羣公子
 八年初晉獻公然於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
 戎犬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夷吾皆伐驪戎得驪
 姬婦生奚夷其婦生卓子驪姬發欲立其子賂外嬖
 梁五與東閔嬖五傅言於公曰公之二晉侯恣之乃使
 太子居曲沃重耳名蒲夷吾皆在曲沃之二姬之子在絳
 晉所都邑各二五皆與驪姬請羣公子而立奚齊問
 公元年晉侯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城霍
 滅魏而為太子城曲沃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
 都城而位以驪姬為之怪又為得立。信公四年初
 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將立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
 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婦胙于公公田姬實
 諸宮六日公至毒而執之公祭之地地噴與犬人斃
 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
 殺其傅杜原款太子絺于新城姬遂諸二公子皆
 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五年初晉侯使

二公子祭浦與不慎實為無戎而城雖必

何慎焉

公尺滅威莊之疾是有以開其隙也

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為殺之也

殺申生者實驪姬之譖士為何與焉

其隙也驪姬乘其隙也

因得行其術羣公子之出於威莊者

出於莊者莊伯之後也

其卑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

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

使獻公

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

其子乎推此心以殺申

者不敢論阿諛故人不

苟非習見獻公之殘忍亦

生之不得立見本題注

然愛晉之禍於晉者憂之

益下文發明此禍由憂何

之術也蓋驪姬之譖申生

吾前日城聚之術也蓋驪

彼為得而和之者驪姬使

和之者驪姬使我不先之

彼為得而和之者驪姬使

彼為得而和之者驪姬使

者士為繼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者士為也教驪姬離間之
術者亦士為也驪姬殺之實則士為殺之也已開則不可復
閉已教則不可復悔晉國之禍是欲復閉復悔也授賊以刃
而禁其殺人前日復閉復悔猶禁賊殺人世寧有是理邪雖
使一法更蔽是獄蔽斷也謂原情定罪亦必首士為而從驪姬也殺人之罪
有首有從者首者罪重為從者罪輕前段已斷士為之罪
亂之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為其所從來遠矣下文詳晉穆
侯之二子長則文侯也而威叔其季也各成師始別而自威
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讎視之不止如必鋤其根而
奪其國者威叔莊伯武公卒奪晉國不過欲啓子孫之業耳
其意欲奪宗國以傳我之子孫殊不知殺文侯之子孫是殺吾之子孫也威叔
莊武公之罪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兄弟也私字是後半篇血

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昆弟矣威叔之子孫即獻公之
為子而殺文侯之子孫故獻公亦為子而殺威莊之子孫矣然則威莊之族雖曰獻公殺
之其實威莊殺之也良由獻公君月威莊以來珍威文
親其子而讎昆弟昆弟指文侯之子孫於一族之中分親與讎以吾子
兄弟其私已甚悲前及獻公親奚齊而讎申生吾者蓋率其
言之又於諸子之中分親與讎生及諸子為仇申可謂私之
私矣其私更甚私日勝則心日狹人之私則小當威莊殄
滅文侯子孫之時惟原威莊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
可以享無窮之利也殺吾兄弟以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
子孫邪不料獻公之當獻公殄滅威莊子孫之時推原獻公
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殺吾兄弟
申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邪不料後日自嗚呼私主於愛

而害愛者莫如私私字翻出无窮說論謂初愛其子天

下未嘗有私而能愛者也害其愛子之心獻公始私申生

初肇至於盡滅威莊之族以除其禍偏害也所以殺兄弟

之亦至矣心行其愛曾未閱時也變於驪姬遽移其愛於

奚齊移愛申生之子其為奚齊而殺申生即為申生而殺威

莊之族者也前日一私心向之愛申生之心果何所在邪移

移而之他矣亦理勢之必然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移

私者豈能真有所愛哉應前未有私果出於真承上文發則

必不可移矣愛之真者人林回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

趨事出莊子林回人姓各云二或問天性之愛如林回之愛

也豈外物所能移邪所以千金之璧可獻公苟能悟此愛之

非真悟其愛之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識天性之本則本根

葉祖示吾之本根與生俱生而不可離同根一本之本之所生何

憂乎金有十焉為以不所具何憂乎驪姬哉金有驪姬以

齊侯救邢封衛

出也閔公元年狄人伐邢傳公元元年諸侯救邢二人

清出奔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許之閔公二

年狄滅衛立戴公以房于曹傳

公二年諸侯城楚立而封衛焉

而始救之者蓋霸者之心喜於得名故養其亂所以

張其功張其名也

王者之所憂霸者之所喜也憂喜二字便見王者憂名霸者

喜名二句是一篇主意名胡為而可憂邪此下說王不經祭

名七字是一篇主意

名七字是一篇主意

名七字是一篇主意

之暴民不知有湯而湯之名始著不經紂之惡民不知有武

而武王之名始彰紂惡而武王伐之使湯武幸而居唐虞之時唐堯時虞舜時

無害可除無紂紂之害無功可見無紂民伐與斯民相忘於無事

之域無名則聖人之志願得矣功因亂而立有紂紂

亂而後有功名因功而生夫豈吾本心邪王

是故雲霓之望望之若天旱之望雲霓也非湯之盛也

湯不欲乃湯之不幸也不幸有壺漿之迎孟子曰東征縶

壺漿以迎非武王之盛也乃武王之不幸也紂之亂

霸者之心異是矣用心與王若異王者恐天下之有亂

幸為不霸者恐天下之無亂以亂為幸亂不極則功不大

不大則名不高名因功而立將隆其名所以如此必張其功欲功

將張其功必養其亂欲亂之極狄以閔之元年伐

邢見下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于夷儀事在僖元年狄以閔之二

年滅衛見本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于楚丘事在僖齊威之

恆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何也設問所以養其亂也齊威之

齊威之齊威之齊威之心下以為當二國之始受兵初

衛時吾豈攘戎狄而却之則亦諸侯救災恤鄰之常耳

其名其迹必不甚奇其事必不甚傳其恩必不甚深先飢而

後食之則其食美甘先渴而後飲之則其飲甘渴者甘飲

以飢之國者所今吾坐養其亂應前待其社稷已頽頽也都邑

已傾傾也屠戮已酷慘流亡已衆衆多也然後

徐起而收之拔於危蹙顛頓之中置於豐樂平泰之

地警則飢之得飲是邢衛之君無國而有國國已存邢衛之民

地警則飢之得飲是邢衛之君無國而有國國已存邢衛之民

無身而有身也身已死而復生深仁重施如則齊威仁而施惠重殆將淺九

淵而輕九鼎矣淺言深對輕言重對言仁深而九淵為淺施重而九鼎為輕也九鼎見列子莊子云

有九名九鼎禹所鑄見本傳故其功名震越光耀應前功之高赫然為五霸

首孟子曰春秋而齊威公為盛向使絕之於萌牙而遷救之則名

安得如是之著邪則齊威安得此盛名之意嗚呼此下深責

之亂邪衛之難曰君曰卿曰士曰民無貴無賤肝腦塗中原

膏液潤野草言被殺之慘苟仁人視之奔走拯救不能一朝居也

何年之久今齊威徒欲成區區之名所以養亂安視其死至於

二年之久何其忍邪用仁人之心長人之亂而欲張吾之惠多

寇之虐而欲明吾之勳何法最為善是以萬人之命而易

一身之名也扁快言名之弊一至於此是誠何心哉不仁人乍見孺子將

入於井引孟子語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生此仁心故也此

人之真心也故曰真心真心一發森不可禦自然之誠豈假

計其餘哉非為肉交要善有人於此承上文入謂彼未入於

井而全之其功淺既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深正如齊威坐縮

手旁觀俟其既墜乃褰裳濡足而救之正如齊威救二國則

其父母必以為再生之恩孟子所謂內交於鄉鄰必以為

過人之行於鄉黨朋友而發義槩凜二傾動閭里如齊威

繼回視前日未入井以救之者轉佳父母不謝無再生鄉鄰

不稱無過人若夫不佞彼有名然則為孺子計者孺子以

遇前一人邪未入井寧遇後一人邪已入井而救噫此王霸

之辨也結語脫兩目王伯首尾相應

管仲言宴安

齊威公問公元年管仲言於齊侯曰我欲射狼不可

世意謂世人死於醜毒者少死於宴安者多此皆是則宴安之為毒無甚於醜也

以言警世者不可為駭世之論此篇亦反難立意之格主意深取管仲之言先反難管仲

駭世論管仲告齊威公之言曰引本題宴安醜毒醜毒酒也

之者立死不可懷也言人君不可懷宴安之能殺人也醜入人之口是

反難裂肝腐腸飲醜酒者其毒如此死不旋踵其禍甚速宴安雖敗德宴安能

敗人其禍豈遽至如是之烈哉宜便有裂肝意者仲有警世

之心應起語以而不免於駭世之病歟應起語不可殆非也

自此以下為使仲果盡言其實言管仲果極論宴安之禍則世將愈駭矣

駭而信矣則世將愈駭矣世之死於醜者千萬人而一人耳為醜所毒者至少

死於宴安者天下皆是也死於宴安者甚多宴安之毒至慘至酷毒

古之人無物可譬魚醜不足仲姑就世之所畏者為譬耳世

世之發明管仲未及言其人也地之於車乘車者行於地莫仁於羊

腸羊腸山名其地而莫不仁於康衢康衢平路也羊腸以喻

水之於舟乘舟者行於水莫仁於瞿唐瞿唐峽名其水而莫不仁於

溪澗溪澗以喻險蓋戒險則全羊腸瞿唐之險人皆知戒

玩平則覆也康衢溪澗之平人皆玩忽而生於憂勤憂勤所

之死於宴安遊樂所以速人之死此一句即孟厥理明甚此

難曉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習熟於宴安之樂

且知畏端居之暇無事時嘗試思之試思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

志衰氣惰則使吾功墮業廢者誰歟功墮業廢則使吾歲月

虛棄者誰歟歲月虛棄則使吾草木同腐者誰歟草木同腐

德可稱德可稱使吾縱欲忘返而流於惡者誰歟縱欲而不知使吾

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弛備而忘患以自葉

之根皆宴安之為也六者其根也是宴安者眾惡之門門

字生四下以賢入者以愚出賢而宴安化為愚矣以明入者以昏出明而宴安化為昏矣

宴安者果可樂設使宴安果可樂而无禍則君子先據之矣君子先據之矣君子必先眾

之如其所去彼而取此者去宴安取憂勤見眾人之宴安放肆偷

惰安故也百殃並集圖樂其心焦然不寧心焦然不寧禍及身矣乃憂勤

之大者耳言眾入本欲宴安反得憂懼勤勞也君子外雖若憂勤外无一事不

中有逸樂者存中无一事之逸樂自強不息言君子之憂勤心廣

無鬼責幽不為神之所譴責其安殆若泰山而四維之也言君子身至

然則善擇宴安者誰如君子哉此段言眾人尚宴安而得憂

齊仲孫湫觀政安之實此文字轉換變化之妙讀者詳之

齊仲孫湫觀政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

觀政在朝觀政事者觀俗在野觀風俗者政之所及者淺俗

之所及者深起句平流政俗此便分政俗此昔之善覘人之

國者說觀也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先觀其野之俗後觀

入單父之野而見弃魚之俗宰孔子使巫馬

期觀政焉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觀舍之巫馬期問焉

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鮪吾大夫爰之其小者名為鱒吾大夫

期觀政焉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觀舍之巫馬期問焉

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鮪吾大夫爰之其小者名為鱒吾大夫

期觀政焉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觀舍之巫馬期問焉

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鮪吾大夫爰之其小者名為鱒吾大夫

期觀政焉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觀舍之巫馬期問焉

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鮪吾大夫爰之其小者名為鱒吾大夫

期觀政焉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觀舍之巫馬期問焉

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鮪吾大夫爰之其小者名為鱒吾大夫

期觀政焉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觀舍之巫馬期問焉

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鮪吾大夫爰之其小者名為鱒吾大夫

期觀政焉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觀舍之巫馬期問焉

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鮪吾大夫爰之其小者名為鱒吾大夫

期觀政焉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觀舍之巫馬期問焉

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鮪吾大夫爰之其小者名為鱒吾大夫

欲長之是以得則已知子賤之政矣夜漁者罔不取數足入

中牟之野而見馴雉之俗後漢魯恭為中牟令郡國頗傷稼

親往視之恭隨行至阡陌桑下有雉止其旁二有童子親

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饜然起曰所以來者祭君

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化及則已知魯恭之政矣此

三異足以見魯恭之善政也引政彼所以一見其俗期及肥親

此二事者以明觀俗可以知政彼所以一見其俗期及肥親

遽許二人之賢賤魯恭不復考察其政者殆有說也其說

蓋善政未必能移薄俗所以見政之淺美俗猶足以救惡政

俗以見未殄康王命畢公曰商俗弊自高而惠自惠而文漢自高祖

之惠帝歷三田而評語猶存賈誼上文帝書曰秦俗日敗借

文帝以政移俗其難如此政引此二事謂周漢雖有善

善數百年而為宋記中庸云孔子曰吾嘗欲以堯之儉餘千

年而為晉唐國風蟋蟀序曰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實流風遺

俗扶持之力也政引此二事謂宋晉未必有善彼規國之興亡

者不占諸風俗尚誰占邪趙仲孫意引上本齊仲孫湫之對

齊侯曰仲孫湫齊大夫魯秉周禮秉守也周禮周未可動也

言魯秉周禮而根本湫之所謂秉周禮者果誰欤問閔公魯君

也閔公方即哀姜君母也哀姜莊公慶父大臣也慶父大臣也

也弟閔公生甫八年固未識所謂周禮知周禮若哀姜則弃

位而姦弁夫人之位若慶父則弑逆之賊弑父凡周禮之大

禁舉犯之矣淫亂亂逆觀魯之朝觀政三綱淪君臣父子夫

矣九法數九疇大法指何物以為周禮邪觀政於朝而秉周

吾是以知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轉入魯自周公

伯禽以來伯禽周公之風化浹洽此下言周公伯禽其民耳

子始封於魯

濡目染耳目所濡染心安体習皆身所安習無適而非周禮
者民俗所尚揭於觀揭於周禮於兩藏於府藏於周禮於書
於泮宮講者此周禮之所流於洙泗異時洙泗之所傳者此周
被於弦歌聲樂之所奏形於冠服制與夫冠冕衣服之郁乎
其文也華之盛洋乎其聲也洋之美井乎其條也條然
如井田雖經哀姜慶父之難慶父朋比哀姜以行弑逆能易其主而不能
易其禮周禮不可能奪其權而不能奪其位政柄可移而
舉魯國之俗皆秉周禮言魯人秉其為惡者獨哀姜慶父二
三人耳言君臣奔一國之美俗豈二三人之惡所能遽移
乎言寡不湫可謂善規國矣周公伯禽培其風俗於數
百年之前以周出而其效見於數百年之後至閔公之時
其規摹遠矣哉公伯禽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必有國之不能

常安也必有法之不能常存也必有政之不能常善也必有
固也以理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在聖人創業中統是數者
既末如之何獨有養其禮義之風俗以遺後人此聖人所使
衰亂之時猶可恃之以復振難猶有賴焉四鄰望之而不敢
謀如齊欲因亂取其慮後世亦深矣憂慮深故世之弊精神
於簿書期會後世治國者但視風俗為迂闊者未培養風果
足以知此哉豈知聖人魯之風俗况存魯公既壞之餘盛矣
苟魯之嗣君當閒暇時無事因已成風俗俗加以
政事因其美俗其治孰能禦之邪其效救已壞之政甚雖因
已成之俗甚易言美俗可救言魯之嗣君不能因
是風俗不負言魯之嗣君不能因而政事反不能因風俗之美其風俗加以政士
是風俗不負言魯之嗣君不能因而政事反不能因風俗之美其風俗加以政士

晉里克

克諫曰太子奉宗廟社稷之祭盛以朝夕視君膳者
 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非太子之公曰寡人有子未
 知其諱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教之
 以睦民授之以軍旅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教之不
 孝死矣懼不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國語公
 之優曰施通於驪姬而驪姬告優施曰君所許我殺太
 子而後立奚齊矣吾誰里克奈何優施曰子為我具特
 羊之膏吾以從之飲酒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
 克酒令飲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
 於苑已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未死何未死何未死
 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君可不未死乎驪姬笑曰其
 母既死其子又有誰可未死乎驪姬曰然則君
 夜半召驪姬殺太子而後立奚齊謀將成矣里克曰吾
 既許驪姬殺太子而後立奚齊謀將成矣里克曰吾
 君而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
 優施曰免里克稱疾
 不執三旨難乃臣
 至於驪姬欲殺太子而立奚齊里克猶以中立為說

必不善外邪邪正之間蓋里克徒知父子之
 間當兩全而不知邪正之間不當兩立也

天下之理兩不可相无則不得不合謂父子兩不能相有則

不得不爭謂邪父子之出於天性謂孝經父子之道天性也

不可相无者也所以不合邪正之並形於天下邪與正對立

不可相有者也所以不爭故於不可相无之中而調一於兩

間者謂之智取里克調和於獻公申於不可相有之中而

依違於兩間者謂之姦里克申立於申生驪蓋兩者並

立如類然則有兩者之間故可立於兩者既不並立正

必勝邪則邪指何地而為兩者之間哉暗形里克醫之於疾

譬如醫者治病未嘗偏助一藏之氣不可使一氣獨勝至於治

癰疽此血氣凝滯之疾發於皮則潰肌流血无所愛其毒

以除其根其視五藏則若驕子惟恐有毫髮之忤故當如此其

視癰疽則若讎敵惟恐有毫髮之存法外邪正之是亦前怯
而後勇也勇於治癰疽疾變則術變也術而不知變也况
當國家危難之時指晉事其可一其術而不知前後之變
邪責甲是知立乎父子之間合和而使之兩全當用醫者
術柔者可能也柔者則合和立乎邪正之間別白而使之一勝
當剛則懦而召姦如里克用其剛於父子之間當柔則激
而生禍後由諫廢太子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不可不審何
里克之工於前而拙於後也一篇主晉太子申生之將廢
也入本獻公先遣之伐東山伐東山里克進而見公則
告以君之嗣適不可帥師適音的師未統兵征伐也
退見太子則戒以子懼不孝見告父以慈愛其子告子

以孝欲申生其處父子之間可謂至矣言里克其後驪
姬殺申生之謀已成憚克而未發佈後施以言動之
下語克猶用前術而不知變用術而不知變乃
曰秉君而殺太子里克言若助驪姬則吾不忍我不忍
通復故交生則必通此意以告之吾不敢我又不中立
其免乎中立而免於禍始无所憚而難作矣驪姬不復
申生是克知父子之間當兩全前也而不知邪正之間
不當兩立也此於後也兩刃之下人不容足人
夫豈中立之地哉深取里克蓋克之為人資稟長於柔
而短於剛應前用其柔故能從容彌縫於无事之時用其柔
其父而不能奮發感慨於有事之日別日之非以前遇

精選東萊先生博議句解卷之八

衛懿公好鶴

附說 閔公二年狄人伐衛懿公好鶴二有乘軒者將戰國人授甲者皆曰使鶴二實有禄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于葵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衛懿公以鶴亡其國衛懿公好鶴及狄人之難玩一禽之微而失一國之心國人皆曰使人未嘗不撫卷而竊笑者

諱不吾以為懿公未易輕也反說世徒見丹其顛素其羽有

朱頂白羽二足而六翮者謂之鶴耳此懿公所抑不知浮華之士

高自標致而實無所有者如下文所引外貌雖人具人其中

亦何以異於鶴哉此一篇主意稷下之盛列第相望史記

文信王喜文喜文李游說之士自如騶術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洲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談論是以齊復盛且數百千人大冠長劍褒衣博帶服飾之盛談天雕龍之辨議起泉湧辨說之高禹行舜趨者步趨之雅肩相摩於道之難濟濟王為淖齒松栢之囚秦兵擊齊王王建所相后勝無窺左足而先應者稷下之士是亦懿公之鶴也此浮華之一國者鴻都之興鳥跡虫篆自銜鬻者日至受爵拜官光寵赫然若可以潤色皇猷並待制帝好文李因引李生能為文付者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置鴻都門李其諸生皆數州郡三公幸用辟召皆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及黃巾之起天下震動其後賊張角起皆著黃巾應未聞有畫一策杖一戈佐國家之急鴻都諸生是亦懿公之鶴也此浮華之士无永嘉之季永嘉晉清言者滿朝夫

尚清一觴一詠飲酒詩傲睨萬物不曠懷雅量獨立風塵之表形容清高之意神峯雋技高也珠璧相照清也而五胡之亂其五胡中原署之不營机上肉此曹社有是亦懿公之鶴也此華之士五普通之際普通通朝談釋而暮言老崇尚佛人固者二也環坐聽講講佛法問更難問難國殆成俗上自武帝下習尚一旦侯景逼臺城侯景之士大夫習於驕墮至不能跨馬習武備束手就戮莫敢枝梧天能為武帝是亦懿公之鶴也此浮華之士无是數國者文四事平居暇日所尊用之人晉之清談梁之佛老玩其辭藻則有可望其威儀則有之接其議論則有可揖其風度則有可嘉可仰可以嘉尚可慕可親可以親炙卒然臨之以患難外之意則異於懿公鶴者幾希其技能一无所施也是獨可輕懿公也哉應前懿公未易

輕所用非所養鏡急所用之人所養非所用平日所養之人

使親者處其安親者謂平而使疎者處其危則疎者怒而

貴者受其利時所養者而使賤者受其害則賤者怒而未有

不蹈懿公之禍者也所養之人無異懿公之禍抑吾又有所

深感焉結尾就鶴鶴之為禽凡禽載於易易中孚卦九二爻

子和詩小雅鶴鳴于天雜出於騷人墨客之詠文獲

其為人之所貴重非凡禽匹也人無不貴重之軒軒大夫而舉國疾之於是可貴重之視如鳥梟然視鶴如

豈人之憎愛遽變於前邪設問前日人同愛之罪在於處

非其據而已也斷云懿公不合以大夫之車而乘之以鶴之素

為人所貴一非其據已為人疾惡如此轉生苟他禽而處非

其據他禽謂素不為人所貴則人疾惡之者復如何邪想人

之不啻若西吾於是乎有感尾相應

齊寺人貂漏師

齊始漏師于多魚

意管仲進說之初與齊威約許以供樂而仲不

前其參用小人其後寺人貂恃寵于政漏泄軍事

管仲平不敢責齊威之負約使遂貂何也蓋

小人能奉君之樂亦惟小人能蓋君之權已許其

洪樂而不敢較者蓋自悔其初之謬也約字是一

聲而不較較者蓋自悔其初之謬也約字是一

歸於君其深戒痛絕以為害霸者獨參用小人而已禁其君

歸於君其深戒痛絕以為害霸者獨參用小人而已禁其君

管仲始進說於威公此言初盤遊縱佚之厲皆曰不害霸管此

仲以樂歸於君其深戒痛絕以為害霸者獨參用小人而已禁其君

歸於君其深戒痛絕以為害霸者獨參用小人而已禁其君

歸於君其深戒痛絕以為害霸者獨參用小人而已禁其君

歸於君其深戒痛絕以為害霸者獨參用小人而已禁其君

人最害怕我與君以樂君與我以權以是樂而市是權謂兩相貿易九市井自今日以後仲苟進苦言以阻威公之樂邪則仲為負威公負以樂與威公苟用小人以侵仲之權邪則威公為負管仲負以權與其所以得君專持權又成功偉者道曾西之言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又孔子曰管仲相威公伯諸侯一正天下恃此約也賴有此此約夫彼所謂寺人貂者寺人內官貂其苟崇臺榭以奉遊觀有木盛狗馬田獵侈聲色以娛以奉威公游宴之樂是固仲所許也管仲素約今乃恃寵于政寵于國之政漏泄軍事威公會諸侯于多魚則政犯仲之約矣管仲素約於軍門可也謀諸諸師之罪而陳顧乃隱忍坐視而不爭者謂不與非始必有說矣在下其說弈者幸其未竟歛手而甘敗者

國基也假弈者以喻仲其未終局創奩空秤奩以盛其子大敗塗地爭猶不止則基之下者耳敗而猶爭此仲國基也術高九國先自見不勝之兆於冥冥之中預知與安得不術高九國知難而止乎此所以隱忍不與使持舌弊力屈占弊謂力屈謂然後始肯處不勝之地警如基亦何以管仲為哉則不足矣仲始與威公約既以佚樂與公矣再叙資人君之樂者君子乎小人乎必用小人始名曰佚樂未有不資小人者必欲佚樂名曰小人未有不貪權勢者况用小人已許其縱佚樂而禁其近小人是授人以田而奪其耒耜也則田不可耕已容其近小人而禁其奪吾權是與盜者同處而惡其攘竊也盜賊同室必至盜吾之貨也世寧有是理邪明發意仲急於功利欲相若亟欲得齊國之柄仲出言不

暇長顧却慮而為是約初立約時不至漏師多魚之時固已

默然陰悔初約之謬矣發明到骨失之於初立約而不能

救之於後有小人此仲所以吞聲而不敢較也爭較必不

勝若他人居仲之地警如其必不度事勢而爭之警如倒奩

不雖使威公或勉聽其言而遂紹假設然遂紹之後在公左

右者必擁腫鞅掌然後可耳莊子與桑楚篇云擁腫威公左

右誠皆擁腫鞅掌之徒如此則奉承則塊然官中塊然不無

以自適其樂遂必反責管仲曰責以爾所以許我者享為君之

樂也初約一國之我所以與爾權者亦以易吾之樂也初約

之權皆今吾迫蹙槁乾迫蹙則不舒肆曾不得少享為君之

樂左右之人无与俱耳目豈非爾欺我耶威公必加是則用

紹之初仲固可持左券而責威公之負約費用不合遂紹之

後威公亦將持右券而責管仲之負約矣責其不遂已之失

人立約為一券以合持如今人立合同文約也仲之隱忍而不爭者此也

自紹始進言之威公所以敢用紹者以仲許之也

用紹之當是時仲為主而紹為客紹之用舍係自紹嬖寵之

時言之幸於君威公所以未踈仲者以不害紹也徒以奉

其樂故當是時紹為主而仲為客仲之親踈係於主紹君

臣之歡潛移威公皆親仲主客之勢互變管仲昔為主昔也

紹為仲所容管仲許也今也仲為紹所容仲不害紹故方且取

容之不暇仲方且依紹矧曰逐之云乎况敢責威公負逮仲

將死此事亦始明數紹之姦列於易牙開方之間管仲在將

仲寡人惡乎屬國而可仲谷以堅欲併逐之逐威公及平時

則不敢排擊以為保身之計取利以將死則盡言不諱以

取知人之名盜名以其自為謀亦巧矣巧字應然卒開禍

亂之原後庶孽交爭五公子國統殆絕能於不天下之事

信非巧者所能辦也此無所施其巧嗚呼管仲輔威公之初

心其自期何如邪其初立晚節末路至使威公不能自定其

子皆求立也區區借仲屬之於宋襄焉威公與管仲托吾讀

書至此未嘗不憐其衰而哀其窮也深責世之詆霸者必曰

尚功利詆毀也謂仁義不施五霸威公為盛五伯謂齊威公

晉文公楚莊王齊威諸子相屠多謂身死不殯以諸子爭立

居其首而伯業禍且不能避其酷如此豈功利之敢望乎本圖功

禍是知王道之外無坦途王道第一平舉皆荆棘舍王道而

履荆仁義之外無功利王若行仁義不求舉皆禍殃而求功

之得禍矣彼詆霸以功利者應上何其借譽之深也謂伯

无功利可得而世人以功利詆之乃是借与名譽而无其实也

鄭孔叔中侯

齊公二年楚人伐鄭二伯欲成孔叔不可曰

轅濇涂謂鄭中侯曰師出於陳鄭之問國必甚病

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中侯

曰善時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

於東方而遇敵權不可用也齊侯說與之虞辛熱

轅濇塗之五年陳轅濇言仲也申侯之反已於召陵

也故觀之城其賜邑遂諸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

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諸侯諸侯盟王使周公召

鄭伯以從楚故迷歸不盟孔叔止之弗听。七年

齊人伐鄭二殺申侯以諒于

齊且用陳轅濇塗之諸也

為世俗之說者曰是正意徇時者通人能隨時上忤時者窮

若辨時而独行天下堯舜而我獨共鯨共工伯鯨為惡是以

已志无往窮天下堯舜而我獨共鯨共工伯鯨為惡是以

有放殛之禍此作時為無而得禍者舜流天下桀紂而我獨

湯文成湯文王為善是以有幽繫之禍此作時為善而得禍者桀囚湯於夏臺紂

囚文王於羑里亂世之不利為善如湯文猶治世之不利為惡也如紂

繫之類是此子欲為善於亂世春秋是亂世所以此下盍先

自省先為善者何不能傲炎荒而輕冕鉗乎髮也鉗手足也

問為善者能甘受炎荒之釐髮鉗之刑乎能嗜刀銘而親礪質乎刀銘刑人之具

具也問為善者能甘受刑誅乎如曰未能盍亦隨時上下以儆

寵保身哉何不徇時以儆求是說之行世俗此風靡波蕩十

人而九矣徇時者多噫是果何道以排之乎言有何道可以

春秋之時澆偽遂起之時也此則風俗澆薄徇時而生者吾

見其人矣如下文祭仲潘崇之顯榮祭仲却大夫既出昭公而納房公又逐房公

仲潘崇之顯榮祭仲却大夫既出昭公而納房公又逐房公

依禮而不討於其齊衰公會子齊高渠孫而殺之祭仲知之

依禮而不討於其齊衰公會子齊高渠孫而殺之祭仲知之

依禮而不討於其齊衰公會子齊高渠孫而殺之祭仲知之

依禮而不討於其齊衰公會子齊高渠孫而殺之祭仲知之

依禮而不討於其齊衰公會子齊高渠孫而殺之祭仲知之

依禮而不討於其齊衰公會子齊高渠孫而殺之祭仲知之

依禮而不討於其齊衰公會子齊高渠孫而殺之祭仲知之

依禮而不討於其齊衰公會子齊高渠孫而殺之祭仲知之

依禮而不討於其齊衰公會子齊高渠孫而殺之祭仲知之

依禮而不討於其齊衰公會子齊高渠孫而殺之祭仲知之

依禮而不討於其齊衰公會子齊高渠孫而殺之祭仲知之

依禮而不討於其齊衰公會子齊高渠孫而殺之祭仲知之

依禮而不討於其齊衰公會子齊高渠孫而殺之祭仲知之

依禮而不討於其齊衰公會子齊高渠孫而殺之祭仲知之

依禮而不討於其齊衰公會子齊高渠孫而殺之祭仲知之

依禮而不討於其齊衰公會子齊高渠孫而殺之祭仲知之

依禮而不討於其齊衰公會子齊高渠孫而殺之祭仲知之

依禮而不討於其齊衰公會子齊高渠孫而殺之祭仲知之

時者窮之而中侯反以殺其身則世俗拘時者則世俗之說不驗矣而中侯反以殺其身則世俗拘時者則世俗之說不驗矣則世俗之說不驗矣則世俗之說不驗矣

果可盡信耶破發明在附丁傳者皆貴於哀帝之朝又引

訂丁傳二而朱博以丁傳敗傳太后哀帝之祖母也欲求林

太后家也付晏交結謀成而朱博以丁傳敗傳太后哀帝之祖母也欲求林

知太后素怨喜知博女承旨詔彭宣推問官等劾奏博排左

道駢損上恩以而信貴賤獻符命者皆侯於王莽之由王莽

請召博等赴會博遂自殺而劉棻以符命誅陳崇白莽曰此開奸臣作亂

外戚稱符命而劉棻以符命誅陳崇白莽曰此開奸臣作亂高

其子尋皆敗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解連劉棻

死者數昔之君子介然自守忤時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子

百人知命不為窮通得喪變其所守蓋知此理者也如嗚呼嗚呼此下

朱博劉棻之徒尤不免禍則拘時者果使益哉嗚呼此下

議論出治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

人意表抑不知事有大謬不然者轉說小人遇治世適以被禍論

此亦世極小人之在治世片言犯義則鑄譙至不得肆其

佳極小人之在治世片言犯義則鑄譙至不得肆其跬步觸法

則譴責來不得其舍毒蓄險舍害人鬱不得吐有此

而無信乎其不得志也應前失志之時然抑其惡所以全其身

而無信乎其不得志也應前失志之時然抑其惡所以全其身

無害愛小人者孰有加於治世乎不可謂嚴師之箠楚以警

受其慈母之呵叱君子之譴責吾見其恩而不見其難也

小令以君子為亂世則反是矣志貪大者家亦大

愈其詐高者位亦高其羣謹輩羣謹輩小人成黨

為惡不至於覆宗絕祀不止也殺身滅族終有

餌焉以繫其鈎如以香餌加鈎有錦焉以華其阱如以

誘而墮焉安得不誘而納之死地乎終不免嗚呼小人者

母以遇亂世為幸哉其為小人

齊伐楚

齊伐楚齊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問不共給昭王之罪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問不共給昭王之罪也

甚小人之惡者寬小人之惡者也如齊本欲多楚之惡反以寬之楚多小人之

罪者薄小人之罪者也如齊本欲多楚之惡反以薄之楚小人之懷惡負罪者

其心未嘗一日安也小人自愧罪惡一日為人所發為君

揚情得計露得其真情何辭之敢爭何敢飾其所以旅拒不服者

服者旅拒不服之狀非小人之罪也治小人者之罪也此句

治小人者疾之大過疾小人之求之太深謂正

指其罪惡但指小人之罪惡未足以深陷小人其罪未甚由是於本

惡之外復增其惡以其甚之應起頭甚於本罪之外復增其罪

以多之應起頭多小人之方患无以自解也其罪惡日夜幸

吾一言之誤一字之差細微君子乘隙以破吾之說其罪惡

以藉口藉口以名是道小人以自解之資也與前所以使彼得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問不共給昭王之罪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問不共給昭王之罪也

甚小人之惡者寬小人之惡者也如齊本欲多楚之惡反以寬之楚多小人之

罪者薄小人之罪者也如齊本欲多楚之惡反以薄之楚小人之懷惡負罪者

其心未嘗一日安也小人自愧罪惡一日為人所發為君

揚情得計露得其真情何辭之敢爭何敢飾其所以旅拒不服者

服者旅拒不服之狀非小人之罪也治小人者之罪也此句

治小人者疾之大過疾小人之求之太深謂正

指其罪惡但指小人之罪惡未足以深陷小人其罪未甚由是於本

惡之外復增其惡以其甚之應起頭甚於本罪之外復增其罪

以多之應起頭多小人之方患无以自解也其罪惡日夜幸

吾一言之誤一字之差細微君子乘隙以破吾之說其罪惡

以藉口藉口以名是道小人以自解之資也與前所以使彼得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問不共給昭王之罪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問不共給昭王之罪也

甚小人之惡者寬小人之惡者也如齊本欲多楚之惡反以寬之楚多小人之

罪者薄小人之罪者也如齊本欲多楚之惡反以薄之楚小人之懷惡負罪者

其心未嘗一日安也小人自愧罪惡一日為人所發為君

揚情得計露得其真情何辭之敢爭何敢飾其所以旅拒不服者

服者旅拒不服之狀非小人之罪也治小人者之罪也此句

治小人者疾之大過疾小人之求之太深謂正

指其罪惡但指小人之罪惡未足以深陷小人其罪未甚由是於本

惡之外復增其惡以其甚之應起頭甚於本罪之外復增其罪

以多之應起頭多小人之方患无以自解也其罪惡日夜幸

吾一言之誤一字之差細微君子乘隙以破吾之說其罪惡

以藉口藉口以名是道小人以自解之資也與前所以使彼得

罪為不足夫足以其遂遠求昭王不復之事周昭王娶於

舟以進焉王渡漢江至中流膠舟而船壞王遂溺死欲張楚之罪此在楚境故以

吾出師之名大吾與兵以蓋侵蔡之私初齊威與蔡姬乘舟

歸之蔡人嫁之故抑不知膠舟之禍年踰數百楚安肯坐受其責乎不肯

忽茫昧難明不可考實不可稽考楚安肯坐受其責乎不肯

責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楚谷言昭王溺死之処非我境使

威公管仲苟止以包茅青楚前事而不加以昭王之問不增

罪則言出而楚服矣出言而楚尚何待進師至陘而僅得

其請盟乎楚不服罪齊侯進師于陘以小人而謗君子謂之

誣君子无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

加之亦謂之誣可也增罪一事之誣也全體之誣也皆虛

誣無一君子之誣小人增罪一事之誣也免一事之誣小大雖

殊小謂一事然終同歸於誣而已矣受誣之君子方疾小人

之為誣疾惡而復劾其為誣事之亦何以服彼哉所以小

惜乎伐楚之際無以是語威公者也發意然則楚之罪果止

於不共王祭而已矣結尾竊王號以自尊楚蠻荆之國子爵也

楚聞周之衰東子之衰竊王號以自尊楚蠻荆之國子爵也

淫名淹於天子與周並罪未有先焉者也此罪至大非不威

公管仲方求出師之名欲奉尚遠取數百年之罪以加楚

不加問不問是必不之見也以其急求出師之名故人之

求墜簪者譬齊威求簪橫吾之前尤借王罪或替亂而不能

見替亂目替曷嘗自匿哉眩尔心切於求則目眩於視也引

明威公管仲之不見楚罪其以是哉正猶隊主簪者

楚滅弦黃

楚滅弦黃 伯五年楚閻毅於莒令尹子文也滅弦於
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持之而不
事楚故亡。十二年黃人持諸侯之睦于齊也不
供楚戰日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楚滅黃
自此絕齊黃向中國之心可為齊之報也

天下之禍恃人而不自戒者居其最

辱為人所恃而不能保者居其最

受禍固可責也

非可責之尤者乎

於齊

以恃人忘備責之

二國之所以忘備者

深信中國以為可

恃也

尚忍隨其後譏之

人之汎舟者恃舟師而不戒

水之汎舟者恃舟師而不戒

猶敢罪之邪

振廢

四方諸侯皆將占弦黃之禍

是機也

中國亦勝負之決也

使弦黃既附中國

使退則相率以退

使退則相率以退

喻眾小人從而仁義之道者矣自此九人敢是皆以君子自
而附和其說此特名為君子者如此以君子自名者誠不足
名者之罪也若真君子則不然矣恃矣一轉天下安可以此人之不足恃而遂疑此道之不作
恃邪此則君子將之覆軍者相繼古人為
軍者多矣天下不疑兵書之難行用兵書者之罪不善醫之殺人者
相望古今人為醫而天下不疑醫書之難用非醫書者之罪不善
未有因罪其人而併罪其書者也總結上引萬古六經反坐
腐儒曲士輩而廢之邪後世不謂以君子自名者之誤人而
而併罪其書因醫之殺而併罪其書也哉

精選東萊先生博議句解卷之八



鐘